

後，竟然堅決地引退，不管片商出多少片酬，她仍然不考慮的一口回絕。這種情形對於一個開始時自動投身娛樂圈的女孩子來說，才拍了一部電影便厭倦不已，連大疊鈔票也吸引不到她，反常得令人不解。亦因此引起了外間人士探討內情的興趣——既被視為

如不開。從不少人通過沉默地前往不止，罰也心不會浮動。問沒有多大。再問：我看未必。假別的可能。再回台灣，但這對台灣並損失。怕有些人去了大陸對台灣不利的言論和事物灣既已開放報禁，即表示們多話，倘有人敢帶炸彈，這人定有神經病。

還是好像維持不了平衝似地，走一半自己停下來。這樣才像呀。走出了街口，走在路上的人，向着我說：「醉啦！」「是囉，館，又架着我下車，架着我上電梯，沿的鞋除了下來熄了燈，才走出房去，輕的我呢，這時就站起身來來開燈洗臉，

他走了。雖然如此，我把體重壓在他們的肩上汽車，停了下來。車上就架着我上車，回到賓把我放在床上，又把我關上房門，再去洗一個澡。

力士冬裝，十分俊朗。

小弟姊了。上星期看見小臘臘，「媽媽說明年五月送我一位小「一個嬌、兩個妙。」是家計是我常常用來形容我家小鬼的說地迎來一個活潑健康的小老！」

為老友

「噲！我要做家姊了！」
「一個孤單、兩個開心。」
謹祝以上諸位老友都開開心心
快臨盆而寫

